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三十六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卷三十六



廣文選卷第一

編號 D7920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天地廣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度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績事以衆色成文密蠶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頽之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旣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徵任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

廣文選卷第三十五

廣文選卷第三十六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上書上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衛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

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
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
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
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
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且符
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
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
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
珠玉財寶車甲珍噐盡收入于燕齊噐設於寧臺大呂
陳於元英故鼎及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文臺自五伯
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
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
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
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
弃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
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
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
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
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
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
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論趙高書

李斯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彭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

至言

賈山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

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
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
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
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
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
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
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
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
江臯瀕河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閔
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
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
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
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
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
廼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
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
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
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
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
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未有天下也

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錡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象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

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思念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

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
 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
 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
 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
 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
 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
 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
 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
 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傑之臣方正
 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
 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
 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
 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
 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
 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
 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
 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
 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
 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
 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稱臣書

南粵王佗

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
 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高
 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

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老夫使內史凡三輩上書謝
過皆不反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
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於天下也老夫身定
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十萬里帶甲百萬然北面而臣
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
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
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
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
矣

言兵事書

鼂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
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
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
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
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
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
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
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
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
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
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
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
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
兵士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

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
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
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
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
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
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
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
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
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
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
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此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
聞大小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
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
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
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
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
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
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
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
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
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
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
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噐戰危事也以大爲小

以疆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上守邊備書

晁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畜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太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

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敵也胡人
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
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
獸於廣陸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
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
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
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
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
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
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
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
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隴石布渠答復為一城其內
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及免徒復作
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
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
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
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又安其處
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
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
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
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
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



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募民徙塞下書

鼂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十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

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

諫伐閩越書

淮南王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
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
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
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勸髮
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
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
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
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
漢初定巴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
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滅郭邑里也

處雞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
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
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
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
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
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
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
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
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
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
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

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
輿轎而踰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
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
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
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
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
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
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
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
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
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妻倉
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
原霜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
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
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
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
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
大船載食糧也且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
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
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
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
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
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

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
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
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
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
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
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
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
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皆
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
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絰丁
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
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
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又士卒勞
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
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
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
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
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
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
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
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
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

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數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漢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廣文選卷第三十七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太庾劉節廣

上書中

論伐匈奴書

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

